

諸位法師，今天下午我們利用這一個半小時，給諸位說明佛法一些常識上的問題。這些問題，往往我們對它不十分清楚，在我們修學、生活當中帶來一些不方便。第一個就是禮節上的問題，佛門的禮節一直到今天，依然是沿襲過去。過去是農業時代，大家休閒的時間很多，所以制定的禮節相當繁瑣，顯示出非常的隆重，有它的道理。但是在現代的社會，由於工商業的發達，每一個人工作量比過去增加了很多倍。在國內還不太容易見到，在國外是非常明顯看到生活的壓力，無論是精神的壓力或者是工作的壓力，都非常的沉重。對於繁瑣的禮節，人人都感覺得恐懼、害怕，因此在這個時代，禮節是愈簡單、愈隆重愈好。

佛法如果不能符合時代的潮流，不僅是我們自己修學不方便，對於佛法的弘揚、佛法的普及就會產生很大的障礙。譬如我講經，在往年講經有大座的儀式，大座儀規前面至少要耽誤四十分鐘；現在人，我是來聽講經的，不是來聽唱念的，耽誤這麼長的時間受不了。實際上是大座講經兩個小時，頂多只有一個小時十分鐘的講經，因為前面儀式、後面的念佛迴向至少要佔五十分鐘的時間。這是我們現代都把這些儀式省略掉了。

普遍存在佛門裡面，我們拜佛，拜佛是好事情，這是不可廢止、不能改變的。因為拜佛是一種修行，是修行方法裡面的一種。我在前面也曾經跟諸位介紹過養生之道，五體投地的拜佛比一切的運動都要好，但是要能收到運動養生的效果，一天至少要拜一百拜，這不能少，至少要拜一百拜，能夠拜三百拜是最好，這是修行、是養生，這個很好。

但是在家同修對於出家的法師頂禮，實在講，現在這個時代已經不適合了。特別是在外國，或者是受過現代高等教育的，有很多人他不願意學佛，你問他為什麼原因？學佛，見到和尚要趴在地上磕頭，那個不行。你看看，就為了這一樁小事情，把他那個學佛的法緣斷掉了，這個不應該。所以我們一定要曉得現代人的生活方式，尤其是在外國。所以我們見到法師問訊就好，既簡單，也能夠符合於現代。

在佛堂裡面，我們給法師頂禮，這諸位一定要知道，我們拜佛最敬是拜三拜；對法師拜，我們嘴裡也說「向法師頂禮三拜」，實際上是拜一拜，法師說一拜你就一拜，不說一拜還是一拜，法師不會怪你的，這要知道。這是我們的禮節，要曉得。這麼多人，尤其像逢年過節，老和尚坐在那個地方，每個人拜三拜，來個三千個人，豈不是把老和尚累壞了？一個一個問訊，問訊趕緊就走，讓給其他的人，這叫真正尊敬，這是真正尊敬。所以要顧及到老法師的體力，要顧及他的時間，要顧及他的工作，要顧及他的方便，這叫真正的恭敬。所以繁文縟節，看某些地方是要把它省略掉的，這個要知道。這是一點常識，希望同修們都注意到。

第二種，佛門的飲食也對於現代人帶來許多困惑。我們知道中國的佛教都是吃素的，素食，全世界的佛教只有中國佛教吃素，我們到外國去，人家給我們做素菜，感覺得很彆扭，中國出家人為什麼不吃肉？我們看到外國和尚吃肉也覺得奇怪，出家人為什麼要吃肉？這是我們要知道這個常識，你就不會見怪了。因為佛陀在世的時候，出家人的生活方式是托鉢，托鉢是人家給什麼吃什麼。像現在泰國、錫蘭還保持著原始佛教生活的方式，人家給什麼吃什麼，這個叫慈悲心，不找人家的麻煩。所以佛只教給我們吃三淨肉，三淨肉是不見殺，沒有看到殺；沒有聽到殺的聲音；不為我殺，牠不

是為我殺的，這個東西可以吃。所以在外國，在邊疆、西藏，西藏喇嘛他們吃肉。我們最初不知道這個道理的時候，都覺得很奇怪。中國佛教為什麼會吃素？素食是咱們中國梁武帝提倡的，梁武帝之前我們中國也不吃素，跟日本和尚差不多，不吃素的。梁武帝讀《楞伽經》，讀到菩薩不忍心吃眾生肉，他很感動，他是我們佛門的大護法，他自己就發心吃長素。佛門這麼一個大護法，他老人家吃長素了，提倡素食運動，我們佛門裡面響應。從此之後，素食運動在中國佛教裡面就展開了，不但出家人完全素食，在家同修吃長素的人也很多，這是非常好的一樁事情。我們要知道它這個歷史是怎麼來的，這樣我們到國外，人家那個生活方式我們不會覺得奇怪；別人問我們，我們也能夠解答得出來。

素食，現代科學研究的資料，素食對於身體健康有決定的好處。現在在美國有很多素食餐廳，他經營的對象不是中國人，現在外國人也有許許多多吃素的。他們為什麼吃素？是為身體健康而吃的。由此可知，素食是真的有好處，比肉食好處是太多了，是值得提倡。但是我們要曉得來源，知道是怎麼回事情，這樣將來到國外去，我們在生活上就不會有很多的誤解。特別是到日本，我們跟日本的往來比較密切，日本的出家人統統是吃肉的，他招待我們已經是很麻煩、很難得了，給我們做素菜。那個鍋總是不乾淨，所以菜炒下來，聞一聞還有點腥味，是免不了的事情，但是已經是很大的人情了，如果你再要計較，他就覺得很困難。所以在這個時候，我們就睜隻眼睛、閉隻眼睛算了，不必要去計較，不要去找人家的麻煩，彼此就好相處。實在說，我們因為長年吃素，腸胃已經習慣了，聞到葷腥就反胃，這是實在話，這是一種習慣性。否則的話入境隨俗，是可以能夠隨順他們生活的方式，才能夠很容易跟他們融成一片。在外國素食就更困難，外國素食唯一能夠吃的是生菜，吃不慣

生菜的人就很難適應這個生活方式。但是外國的蔬菜，生菜都非常乾淨，確確實實可以生吃。蔬菜生吃，營養比熟食還要高很多，有很多維生素（維他命）烹調之下喪失了，所以蔬菜最理想的是生吃，外國人喜歡吃生菜。

中國人貪圖口味，這是中國人跟外國人生活習慣不一樣，外國人講求營養，他不講求味道；我們中國人不講求營養，講求味道，這是在觀念上不相同的。因此在國外，就有一些中國學佛的同修，有些在家居士我們勸他吃素，他也知道素食好。外國的蔬菜，他用沙拉拌這個生菜，有很多沙拉的味道我們吃不習慣。有一年我在加拿大，我忽然想起來，我們中國炸醬麵的炸醬非常好吃，我一想，假如把炸醬切細一點，我們做炸醬塗在生菜上，那味道一定非常好。結果試驗一下，果然效果很好，普遍被大家接受。我在美國到處宣傳，教他們用這種方式吃素菜。因為在國外，大家工作都非常忙碌，通常都是希望最好煮一餐能夠吃三天，甚至於煮一餐吃一個星期的。這個炸醬太理想，做一鍋炸醬放在冰箱裡面，拿出來涼的吃也可以，熱的吃也可以，熱的就很容易，微波爐放幾秒鐘。這是說到素食，要知道它的來源。

素食真正的好處，這是我們一般人生活所講求的是衛生，身體生理，只知道這個。人除了生理之外還有性情，有些人性情非常溫柔，有些人性情急躁，飲食對於性情有關係、有影響。所以伊斯蘭教（回教）他們的飲食就比一般人要進步，他不但知道要注重衛生，他還知道衛生，所以凡是一切性質不良的他都不吃。我對於他們的教義很欣賞，對他們的生活方式也非常讚歎，他的確比一般人考慮得周到。而我們不知道事實真相的人，往往對於他們惡意的批評，伊斯蘭教是回教，回教不吃豬肉、不吃狗肉。不吃的東西不止這兩樣，很多，凡是奇奇怪怪的東西他都不吃，性質不好。為什麼不

吃豬肉？豬骯髒、懶惰，長年吃這個東西會吸收他的氣氛。還是牛、羊勤快，他們選擇牛、羊肉。所以凡是性質不好的他們不吃，他懂得保衛善良的性情。佛家生活方式，特別是素食，不但衛生、衛性，還保衛大慈悲心。你這樣跟人家解釋，我們為什麼要吃素、為什麼不吃肉，他聽了之後覺得很有道理，這樣才能夠勸人減少殺業。衛生、衛性、衛心，所以佛法的生活方式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。不但我們自己要信守，而且要把它推廣，發揚光大。

我學佛，實在講是很難得的一個因緣。因為我從很小的時候，我的個性非常的強，假如這個道理不能叫我真正心服口服，我絕對不會去信。我在學校念書，我們同學是基督教徒，把我拉到基督教去，我在基督教裡做了兩年的禮拜，沒有受洗。牧師要給我受洗，我就在《聖經》裡面提出了好像是七十多個問題，他沒有一個答覆得叫我滿意。不受洗，結果這個牧師說我是魔鬼。不能叫我心服口服。同學當中有回教徒，所以我也去學了一年回教，我也沒有變成回教徒，因為回教的教義我知道。但是我覺得回教比基督教好，我也很讚歎他們，很讚歎。佛法的接受就更難，難在什麼地方？沒有人能夠把佛法的道理講清楚，讓我們佩服。所以我們看到佛教的表面，迷信；而且講到佛教，佛教是多神教，你看神像那麼多，是多神教。多神教在所有宗教裡面是低級的宗教，高級的宗教就一個神，唯一的真神，你們怎麼搞了這麼多神？這是社會上一般不理解的人對於我們的看法，這個看法是非常非常的侮辱，我們要大力來解釋。

我學佛是從學術裡面入門的，我在二十六歲的時候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。方先生是近代的一位大哲學家，這是世界聞名，我有這個緣分認識他，跟他學哲學。那個時候他在台灣大學教書，我對他非常的仰慕，給他寫信，希望他能夠容許我在學校裡面旁聽他的課

程。信寄去之後，一個星期回信來，約我到他家裡見面。見面談了之後，他問我為什麼會有這個念頭想學哲學？我把我的動機告訴他。他說你有沒有讀過哲學的書籍？沒有；有沒有聽過哲學的課程？聽沒聽別人講過？我說也沒有。他就告訴我，他說現在學校裡先生不像先生、學生不像學生，你要到學校裡去聽課，你會大失所望。這幾句話一說，我的感受當中就像涼水澆頭，沒有希望，老師拒絕了，不讓我到學校旁聽，所以當時表情就很沮喪，非常非常難過。被老師看出來，最後老師很慈悲，他跟我說，他說這樣好了，你從下個禮拜起，每個禮拜天到我家裡來，我給你上兩個鐘點課。這是我怎麼想也想不到的。以後就是每個星期天到他家裡，在他家小客廳，小圓桌上，老師、學生只有兩個人，我們這樣上課。

他大概用了三、四個月的時間，時間不是很長，相當於一個學期，給我講了一部哲學概論，我非常感謝他。當時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意，到以後學佛，遇到李老師之後，看到李老師對我的教學跟方先生的方式差不多，才忽然有點警覺，才想通這個道理，原來這個老師對學生是非常非常的愛護，他不讓我到學校裡面去聽課，主要的目的是怕我受了污染。因為你到學校一定認識很多同學，又會認識很多老師，會聽到許許多多哲學理論，這是污染，我們的思想、見解、精神就會受染污。所以老師把我保護得緊緊的，不讓我接觸其他的人，不讓我接觸一切書籍，專門聽他一個人的。這我們中國人常說先入為主，專門聽他一個人的，這就是我們中國古時候講的師承。所以我非常幸運，在台灣，在世法、佛法裡面都還沾到一點師承的邊緣。所以對他老人家非常感激，他是特別撥出時間來給我。我那個時候生活非常困苦，也繳不起學費，跟老師學，對老師一次好供養都沒有，有的時候老師還要請我吃飯，才知道老師對學生真正的愛護。

假如我要是曾經學過很多很多，聽過很多很多，那方先生，我猜想他的態度，頂多，好，你哪一天到學校去聽我上課，絕不會單獨教我。為什麼？你有染污。方先生給我講個故事，他說從前有一個音樂家（這故事也是真實的），他是教鋼琴的，這是舉世聞名的一個音樂家。當時有一個貴族想跟他學習，繳納的學費比一般人要多很多倍，他富有。結果見面之後，這音樂家叫他彈一首曲子給他聽，這一首曲子彈過之後他就告訴他，說我不教你。這個貴族心裡就很不爽，我繳納的學費比別人高很多倍，你為什麼不教我？這音樂家就說，他說你的指法已經亂了，我再要把你彈琴的指法糾正過來是非常困難的事。他已經定型。這就說明真正好老師、善知識，他想要教的學生是一張白紙，什麼都沒學過。

從哲學裡面講到最後一個單元，是介紹的佛經哲學，他這個時候告訴我，他說全世界的哲學，是以佛經哲學是世界哲學的最高峰，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這兩句話很中聽，我聽了之後，才曉得佛門裡頭原來有這麼好的東西，於是乎這才逛寺廟。逛寺廟的目的在哪裡？想看《大藏經》，看佛的經典。那個時候佛法在台灣非常非常的貧乏，經書沒有人有，數量非常非常的少，很難得到，唯一一個方法，只有幾個大寺廟裡面還有《藏經》。我們跟這些出家人常常往來，慢慢就混熟了，熟了就可以開口向他借，借來看、借來抄寫。那個時候讀經，經本沒有，好的經本，自己喜歡的要自己抄。不像現在，現在台灣的經書可以說在全世界，數量上講是世界第一，每一個道場、每一個地區都在大量的印。而且台灣人喜歡布施，對於法供養非常的慷慨。台灣今天這樣的富有，跟布施有關係。佛給我們講，財布施得財富，法布施得聰明智慧。台灣人的財布施是絕不吝嗇，非常非常之難得，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，只有台灣人這樣慷慨、這麼樣大方，這確實是有因緣。方先生把佛法介紹給

我，我學佛沒有跟他學，因為他是哲學家，他不是佛學家，所以我們要找那個內行的人。

這是因緣非常非常的殊勝，我讀佛經，在善導寺借佛經來讀，大概不到一個月，有一個朋友介紹我認識章嘉大師。章嘉大師，可能我們同修當中還有很多人不太熟悉，這是我們中國邊疆四大喇嘛之一。大家只曉得達賴、班禪，達賴、班禪是西藏的，這是邊疆的佛教領袖，達賴是前藏，班禪是後藏；另外兩位是內蒙跟外蒙的，內蒙是章嘉呼圖克圖，外蒙是哲不尊丹巴。在元明清三代，我們中國邊疆是四大活佛，也稱四大喇嘛。章嘉大師在台灣，我有緣分認識他，他老人家也非常慈悲，聽說我對於佛經很有興趣，剛剛開始讀，他非常喜歡來幫助我，也跟方老師一樣，每一個星期兩小時，到他駐錫住所。他住的地方是一個精舍，房子並不大。每個星期到他小客廳裡面，我讀經，有一些問題提出來他跟我解答，也有時候他跟我講一點修學的要領。章嘉大師在我所遇到四眾修行人當中，我非常敬仰，這個人的威儀能夠令人自自然然的肅然起敬。從外表上來看，他確確實實是行住坐臥都在定中，動作慢，說話也慢。我跟他三年，我佛法修學的基礎是他老人家奠定的，我非常感謝這位老人。

我在這裡奠定了基礎，以後我辭去了工作，發心專門修學佛法。到台中親近李炳南老居士，在李老師那裡學教，專門學講經。那時候李老師開了一個班，班上的學生有二十幾個人。這個班是專門訓練講經的人才，時間只有兩年，兩年當中培養了二十多個學生，這二十多個學生在台灣各地方講經說法，對於台灣佛教有很大的影響，我就是他這個班裡面出身的。他教學的方法跟佛學院不一樣，他是私塾的教學法，老師就他一個人，沒有請第二個老師。教學的方法是個別教授，而且規定一個人只可以學一部經；你說我學兩樣



，他不教你，他是很不客氣的跟你說，你沒有能力。他的方法是一門深入，這一門東西學會了，怎樣才算畢得了業？要在台上，就像大座講經講一次，這部經從頭到尾上台講一次，這個經才算畢業，才算學完了。學完之後可以再學一部，就是決定不可以同時學兩部，這是他絕對反對的。這一部學好了，你還可以再學一部。他教給我們是這個方法，這種方法非常有效果，而且學的人興趣非常的濃厚，士氣很高，為什麼？成就感非常的鮮明。

所選擇的教材就是經典，選擇第一個是淺，不選深的教材；第二是短，不選長的經典，從這上面奠定精學的基礎。凡是學講經，除了經典是主要一門課程之外，另外兩門課程（副科）也是非常重要。一個是古文，因為中國的佛經最晚都是南宋時候翻譯的，大概百分之九十都在唐以前完成，所以這個文字是文言文，縱然是淺顯的，它還是文言文，你古文沒有基礎，文字是障礙。所以今天即使《大藏經》擺在你面前，你有沒有能力閱讀？在國內，現在第一個你要認識繁體字，第二個你要通達文言文，你才有能力閱讀經典。所以他對於古文很重視，我們上古文的課程。另外一個是歷史，歷史與佛法關係非常的密切，所以歷史要讀。他對中國五千年歷史，他有一個概論，像概論一樣給我們講解。學經的人必須要學歷史、要學古文，這是以經學為主。

我從這麼一個班上出來之後，我看過很多的佛學院，所以我的佛法修學是在沒有出家之前，做居士的時候學的。我一出家就教佛學院，我那個時候出家，出家一年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師學了十三部經；換句話說，我可以講十三部經。我在佛學院教書，我一個學期教一部，他們三年六個學期畢業才用我一半，我是綽綽有餘。所以我一出家剃頭，白聖法師就請我到他辦的三藏學院去開課，去教書了。沙彌戒還沒受，剃了頭就去當老師去了，所以我講經，可以說

是剃頭那一天就正式開始講經。學經是在沒有出家之前學好的，所以學了之後就出來講經。以後參加佛學院，我也主持過佛學院，深深感覺到佛學院裡很難出人才。原因在什麼地方？課程太多、太雜，學生他像一般學校這種授課的方式，他所能得到的只是佛學常識而已，佛法真正的內涵可以說他沒有辦法體會。而且接觸的老師太多，每一個老師有他自己修學的方法、有他自己主觀的觀念，往往會叫學生無所適從，這是一個事實上的困難。所以我也深深體會到，我們中國從前古老的教學法是非常非常有效果。

我再告訴諸位同修，我因為在抗戰期間天天逃難，日本人在後面追，我們在前面逃難，八年抗戰我走了九個省分，住得最久也不過住個半年就要走路，所以書沒有念得好，曾經有三年失學。到抗戰勝利之後，我在學校念書我才念到高中一年級，初中畢業，高中念了半年，以後就沒念，所以我的學歷很低。提到講經，佛經這麼深，從來沒有動個念頭發心學講經，不敢，不敢動這個念頭，這麼深的東西我怎麼能勝任？所以學佛，發了這個念頭，不敢發心去學講經。李老師他把我選中，帶我到那個班上去看，叫我跟他一塊去，他去上課。這一上課，看那個班上的學生，二十多個學生，差不多有一半多是什麼學歷？小學畢業。這就叫我嚇一跳，小學畢業都可以來學講經，我比他多念了三、四年的書，那我還有什麼問題？信心馬上就生起來。我們同學當中，念過高中的大概三個人，念到大學的只有一個人，其他的都是小學、初中的程度，我在那個班上，二十多個人，我的程度就很不低，這給我一個很大的鼓勵。第二，班上的年齡不齊，這是私塾教學，年紀最大的一個林看治居士，是個女的，在那個時候我們班上她年歲最大，她多少歲？六十歲，小學畢業。所以林看治對我很大的恩惠，我發心講經是她鼓勵的，她說我小學畢業，六十歲，我都敢來學，你為什麼不敢？我覺得很

有道理。林老居士，前幾天我聽到的消息，最近這幾天往生，她差不多也快九十歲。那個時候我才三十二歲，她六十歲，她大我二十八歲。最近她才往生，她的往生也是預知時至。她學會了之後，法緣非常殊勝，她的聽眾特別多，走到哪個地方都有一群人擁護她，法緣殊勝。

這是說明學講經不難，小學程度就可以，年齡也不怕，六十歲都能學得成，你們學不成功嗎？換句話說，關鍵在什麼地方？關鍵在好的老師，有好的教學方法，這是關鍵。學的人心地真誠，只要不怕苦。那個學講經是真苦，老師告訴我，大家一定要忍受，要認真的學習。世間學什麼東西最難？學唱戲最難，他講的是中國平劇，那個詞跟動作完全要配合，而且都要背誦，你總不能唱戲還拿個劇本在台上唱，那不可以。所以講經有什麼難？經本、註解擺在講台上，你還難個什麼？再一想，確實是有道理。戲子怎麼訓練的？打出來的，記不得就打你，打你以後就記住了，就不會忘掉。所以李老師跟我們經學班講經是有打、有罵的，因此我們上課是關著門上課，外面派人巡邏，不能讓人進來，為什麼？那麼大的人，打得都很難為情，所以不能讓別人看見，上課都派人在外面巡邏，不能讓人接近。這裡頭是有打、有罵的，所以有的時候學生忍受不了，哭哭啼啼；哭了也要接受，也沒有跑掉，很難得，所以二十多個同學個個都成就。我們是經驗這麼一個訓練班訓練出來的，不是佛學院訓練出來的。

這是這一代，這個時代弘法的人才是愈來愈少，我們非常期盼國內年輕的同修們，無論是在家、出家，如果真正想學佛，想學佛一定要報佛恩，要報佛恩只有一個方式，弘法利生，這是真正報佛恩。弘法利生一定要吃苦，佛教給我們「以苦為師」，一定要吃苦，不吃苦頭決定學不到。這個苦，在物質生活上的苦要能忍受，要

能夠把它捨掉，你全心全力投入在經教上，必定能夠得到三寶威神的加持，這才能成功。所以修學的成就，一方面是自己努力，一方面是三寶加持，得不到三寶加持就很難有真正的成績。要想得到三寶加持，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要真正放下。這個世間，愈是開發的國家，對於修學來說不是一個好環境，所謂花花世界，在這樣的社會不被它迷惑、不被它顛倒、不被它所動搖，我們的道業才有成就，我們的弘法才能夠收到效果。

近代，祖國的幾位老法師是我們的榜樣。我們看虛雲老和尚，這是諸位非常仰慕的，虛老和尚的道德、學問、修持，在一代當中是第一人。他的皈依徒弟無法計算，他所有一切供養，老和尚沒有享受。穿的衣服，我們看照片，還是補得一塊一塊。那些錢到哪去了？都是去建廟、修廟，他老人家一生做這個事情。我們看他的年譜，看他的傳記，自己沒有用，都做這些事情去了，這是我們的好榜樣。十方供養，真正替一切眾生修福，替國家社會造福，興隆佛法。印光大師，這也是這一代了不起的一個人物，他老人家的一切供養在蘇州辦了一個弘化社，全部拿去印經，做法布施。要用現代術語來說，虛老和尚做的是硬體，印光大師做的是軟體，今天電腦有硬體、有軟體。印光大師完全用在印經，而且蘇州弘化社的本子之善美也是叫我們讚歎，這是我們的好榜樣。

我在台中求學的時候老師常常勸我，叫我學印光法師。我讀印光法師的《文鈔》深受感動，所以自從出來講經之後，人家供養我的這些錢財，我也統統拿去印經，現在所印的經書已經送遍了全世界。我現在設立個基金會，我基金會每年所印的經書幾百萬冊，分送給全世界每一個學佛的機構。現在跟我們聯絡的，全世界差不多五百多個單位，接受我們贈送。我們的經書決定是贈送，沒有一本書是賣錢的，沒有。而且我們都歡迎翻印，決定沒有「版權所有」

，沒有這個字樣。所以我講經的錄音帶沒有版權，隨便你們去拷貝、去流通，我所印的這些經書也統統沒有版權，希望聽到人愈多愈好，讀到的人愈多愈好。大家都能夠聞到正法，大家都能依正法修學，我們的社會才能得到安定，世界才有和平。所以眼光一定往大處去著想，往深遠處去著想。

海內外我常常聽到，聽得耳熟，就是弘法的人太少，這是佛教界裡面最大的一個憂慮。尤其這些老法師們年歲都大了，看看後繼無人，的確令人憂心。雖然大家都有共同的感觸，事實上還有很大的障礙，障礙在哪裡？不能團結一致，不能把力量集中，這一點非常非常的遺憾。如果佛教界人才、錢財、力量集中，那我們做事業，不管做什麼事業都沒有困難。換句話說，今天佛教界沒有一個真正賢明的領導人，不能令四眾景仰，沒有這麼一個大的人來領導佛教。

在目前，財力方面來說，還不是很大的困難，最大的困難是人才，人才的培養最少要十年。十年，實在講是基礎，學講經的話，十年不能得心應手。我們初學講經，上台講一個小時要準備多少時間？至少要準備四十個小時。四十個小時的準備，上台來一個小時的表演，很苦！當然以後愈講愈熟，預備的時間就少了。講台上是得心應手，左右逢源，能夠講得很活潑，我自己的經驗是十年，十年沒有中斷過。我出家是比較晚，但是在講台上講經的，要用時間來算，大概我的時間是最長，幾乎每一天都沒有中斷。所以這是長時間的薰修，不斷的精進努力，才有這一點點成就，這是我在此地提出來貢獻給諸位。

真正成就人才，我自己這麼多年的閱歷所得到的結論，還是私塾小班制這個方法靠得住。我在新加坡，演培法師告訴我，他也是講小座出身。數一數在台灣講經的那些法師，道源老和尚、南亭法

師，常常講經的這幾位法師，沒有一個是佛學院出身，全是跟一個老師，講小座出身的。演培法師就指著我，「包括你，你也在內」，我也是這個出身。這是值得我們深深去體悟的。我們真正要叫佛教再復興起來，古老的制度、好的制度不能廢棄，應當要保留。

如果用這個方法來培養人才，實在講不難，不是難事情，為什麼？不需要很大的場所，不需要很多的經費。像李老師當年這個班只有二十幾個人，而且召集的人全部都是在家人；那時我沒有出家，我也是在家人。他老人家是在家居士，不便收出家的學生，出家學生對他特別恭敬、禮遇，不敢批評，不能教，所以全都是居士，在家人。在家人，每個人都有工作、都有家庭，一個星期只上兩次課，四個小時。兩年當中，他有能力把他培養出來，使他能夠肩負起弘法利生的責任，相當不容易。這是我跟諸位同學報告，希望大家把這樁事情記住，值得我們做參考。

另外一樁事情，佛教今後的發展。時代永遠是往前面前進，不會倒退。我們放眼看看二十一世紀是什麼世紀？來考量我們將來要用什麼方式來弘法利生？將來的時代，必定是工商業發達的一個時代，俗話講「風水輪流轉」，快到我們中國了。你看看兩百年前，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，康熙、乾隆的時候，全世界最強的國家。以後中國衰落，歐洲起來了；歐洲衰了，英國起來。二次大戰，英國衰了，美國起來；現在美國衰了，日本、台灣起來；再過幾年，日本、台灣衰了，又輪到我們了，我們又起來。確實風水在輪流轉，一點都沒錯。二十一世紀，這是全世界有學問、有智慧、有眼光的人都看出來，是中國人的世界。

所以我在外國，常常勸外國華僑子弟要學中文，中文很重要，等他們長大，英文不吃香了，全世界都要用中文，這就是事實。一個國家要富強、要壯大，要能夠領導這個世界，給世界上一切眾生

幸福安定的生活，必須要提高文化水平。大乘佛法在精神生活上，是不可以或失的一門。但是經典裡面所說的都是一些原則、原理，這是我們要知道的。原理、原則是多方面的，是能夠契合這個世間各種不同的學科、各種不同的行業、各種不同的思想，所以經典實在是博大精深。但是對個人來講，我們需要不了那麼多，譬如說你是個醫生，我所想要知道的醫學方面，這方面知識就夠了，其他的工業、製造業，這個與我不相干，我不願意知道，我沒那麼多時間。由此可知，佛法在將來的弘揚，一定要像現在科技都要走入尖端，都要走向專門，這是我們必須要認識、要考量到的。換句話說，在佛法裡面，我勸大家要做專家，不要去做通家，通家在下一個世紀不吃香，專家吃香。

我舉一個例子給你說，我學佛，實在講，這是年輕，年輕的時候頑皮、頑固，很難把我說服，所以我的興趣是多方面的，什麼都喜歡。學校念書時的學科，許多學科都喜歡，所以我讀得很多、看得很多，用現在話講，我的常識很豐富，這對於以後弘法確實是有幫助。但是對於自己修學，確實也有阻礙，問題就是博而不精。假如是專攻一樣，如果我跟李老師那個十年，實在講，你看看我在出家的時候學十三部經，我學的進度很快，一個月學一部。我那時候在做居士，跟李老師的時候，那個時間是十五個月，一年三個月，學十三部經，平均進度是一個月一部。一個月會講一部，高興得不得了。這以後出了家之後，再回到老師身邊，去學什麼？學大經。前面學的小經，再回去學大經，這個基礎才真正奠定。

如果我真聽老師的話，專門學一部經，《阿彌陀經》來說，我要是在十年當中專學一部《阿彌陀經》，到全世界專講《阿彌陀經》，今天你們哪一個見到我不叫我阿彌陀佛？專家，世界第一，沒有超過我的。所以你們一生學《普門品》，專攻《普門品》、專念

《普門品》、專講《普門品》，你就是活的觀音菩薩。所以我勸大家要專，不要多。今天世界交通便捷，我們環球飛一圈也不過二十幾個小時，太方便了。今天世界上哪個地方人想聽《普門品》，聽說觀音菩薩在這裡，趕緊請你去。你這裡講完了，那個地方想修《普門品》，你就到那裡去。專家，你走遍全世界，一部經，獨一無二，學起來也方便。真正功夫得力，自行化他都得力。所以不要搞那麼多，你搞得很多，搞了十樣、二十樣是一樣都不精，人家將來要請的時候不請你，為什麼？你不是專家，你是門門都通，門門都鬆，一樣拿不出來。

諸位說今天沒有修學的環境，沒有好老師，你要懂得我今天給你講的道理，你自己會成就。為什麼？我不依靠人來教我，我自己可以一個人關起門來，我能入進去。開始從哪裡入門？從註解入門，那個註解的人就是我的老師。我今天學《彌陀經》，如果我選擇《彌陀經要解》，蕩益大師就是我的老師，我是蕩益大師的學生。《要解》很深，圓瑛法師有《講義》，寶靜法師有《親聞記》，這兩個人是助教，他兩個人來幫助你，蕩益大師是老師，還有兩個助教。你如果能把這兩個，一個《親聞記》、一個《講記》，你下十年苦功，你就是阿彌陀佛再來。你只要《要解》這本東西真通了，《疏鈔》你也通了，淨土五經你也通了，一切大乘經論沒有一樣不通達，一經通一切經通。你肯不肯在一部經上下十年功夫？這個方法人人都做得到。你果然下了十年功夫，你再來找我，我可以幫助你，那個時候我點一點你就開悟了。你沒有這個基礎，我怎麼跟你說也悟不了，也沒法子，必須你自己有真實的、堅實的基礎。所以這部《大藏經》總共只有三千多部經典，假如我們一個人學一部，有三千多個人發心，我們這個國家是活的《大藏經》，那真正能夠佛光普照全球。這是在我們年輕人要真正發心、真正努力。不是做



不到，咬緊牙根苦十年，這個十年，名聞利養，什麼都放下，專攻一部經，專依一部經修持，不但你自己往生有把握，你將來弘揚這一部經也是第一等的人。什麼時候才去廣學多聞？十年以後，你自己這一門東西成就，有時間再涉獵涉獵，你一看就通達、就明瞭。這是我今天在此地貢獻給諸位同修，希望你們年輕人無論在家出家，應當向這個方向、這個目標去努力，我們中國大乘佛法才能夠發揚光大。

道場，我也曾經說過很多，道場裡面最重要的是道風與學風。現在道場在都市裡面，實在講，是接引眾生的一個道場，修行的道場應當是在深山裡面，沒有人去的地方，修行的道場。道場要現代化。日本的寺廟，進門都收門票，到哪個殿裡去參觀，人家殿裡也賣門票。你到日本去參觀，在台灣沒有這個現象，都覺得很奇怪，以後想想有道理，為什麼？那樣大的道場清淨莊嚴，需要來做維護，需要很大的開銷。所以我們道場學日本這個方式是正確的。但是日本人有很多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，值得我們反省。日本的民族性，實在講相當優秀，他們是非常非常的保守。其實日本的東西全是從中國學去的，學去之後，一直到今天他還保存，還沒有改變。我看到心裡真是悲喜交集，悲是我們自己不爭氣，歡喜的是他們了不起。我們讀古書，特別是讀《禮記》，古人那個生活方式我們完全不懂，到日本一看，原來日本人生活方式跟我們中國古人一樣。他們的建築是從中國學去的，保留到今天沒有改變；他們日本人穿的服裝，他們現在叫和服，從前我們叫吳服，吳是什麼？東吳。是在三國那個時代，日本的一些留學生把中國這些文明帶回去之後，一直到今天他們沒有改變。所以日本人那些生活方式，日本的文明純粹是我們中國古老的文明，這是我們非常尊敬的。他們對古蹟之保存，甚至於對一條道路，古道，他今天開一條公路，他開在旁邊

，他這個古道保存，還是那個石子路，你在那個古道騎著馬，坐個馬車遊覽觀光，他現在做這個用處，叫你想到從前人走的道路，今天開公路開在旁邊，保留，怎麼不叫人佩服？所以在道場，在形式上值得我們學習參考。日本最大的一個特色，乾淨，你進入他們的寺院，的確是一塵不染。我們要努力，學人家好的地方；人家缺陷的地方我們加以改進，美好的地方我們一定要學習，我們國家才有前途、才有希望，這是要靠全體國民來努力。

佛弟子是一個覺悟的眾生，學佛就是學覺悟，更應當做社會的楷模，給社會人做榜樣。我們要發心，首先從我們自己開始學習起。將來弘法，整部經的講解的確有困難，一部經典展開，裡面至少有一半以上不符合現代的生活方式，你要細講，在工商業的時代，工作非常繁忙，他們哪有那麼多的時間來聽？他所要聽的，聽的每一句話，他馬上就有受用，就能用得上，他就歡喜。十句話當中有九句話都用不上的，他絕對不會來聽，這一點我們要想到，要考慮。由此可知，底下一個世紀，弘法利生就不是講全部經文，講什麼？講重點。經文裡面非常廣泛、非常圓融，你看看這個道場、這個地區他們需要什麼，把經典裡頭這一方面重點把它摘錄出來，專講這一點。每一句話、每一段經文，他覺得聽了都很有受用，與他切身有利益，他才能歡喜接受。

我們講的人，對於全經必須要熟透，你才有能力節取經文來應機說法。經典的熟透，還是我剛才說了，一門深入。佛法跟世法不一樣，世法熟透的確就夠了，佛法熟透還不行，還要加上自己真正修持的功夫，這樣解行才相應。相應，那個力量就大；如果不相應，縱然說得天花亂墜，別人聽的時候很有興趣，出了講堂大門都忘光了，印象都沒有了。如何能一次的講席能夠影響他長遠的時間，他念念不忘，那才算是成功，才算是得到真實的利益。這是底下一

個世紀弘法利生，我們要想到將來的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，我們在佛法上修學以及弘揚，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把佛陀教育推廣，將它發揚光大。當然這不僅是讀讀書，這是奠定基礎，基礎奠定之後還要到世界各地去多看看。確實是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，多看看、多了解，我們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才有改進，才會迎得上這個時代，才會對這個時代有真實的貢獻。這是一樁事情。

還有一樁事情，是社會上對佛教誤會認為是迷信，這嚴重的一個錯誤的看法。在台灣、在香港、在新加坡都非常的普遍，我不知道在國內的環境是怎樣，這邊狀況不太清楚。燒紙錢，台灣跟新加坡是非常非常普遍，這浪費很多，外面看是迷。燒紙錢這個做法佛教裡沒有，查遍《大藏經》，佛教裡面沒有燒紙錢，這是民間的風俗帶到我們佛門裡來。這樁事情，印光大師在世的時候曾經有人向他請教過，他老人家的態度是既不贊成，也不反對。什麼道理？諸位曉得事實真相是六道輪迴，人死了以後，假如到人道來了，他投胎變成小孩，你燒給他紙錢，他有什麼用處？他沒有用處；他要是生積功累德，他生天了，對他也沒有用處。六道裡面紙錢，只對哪一個？只對餓鬼道有用。所以印光大師對這情形非常了解，不贊成，他也不反對。佛門裡面講，對於過去的人，應當是誦經、念佛給他迴向，這使他得到真實的功德利益，不管他在哪一道。

維護佛教正信的形象，佛教是破迷開悟、離苦得樂。不要叫社會上對我們產生一種迷信的形象，對佛教的弘揚、推展產生了很大的一個阻力，這麼一點小小的事情造成嚴重的後果，得不償失。最好道場裡面出家人不要做這個事情。在家人有一些家親眷屬，你不燒，別人要罵你，親戚朋友要罵你，那無可奈何，沒辦法。所以我們出家佛弟子應當維護佛法正信形象，這一點很重要。這是附帶的小事情，我們在許多地方所看到的，順便提供給大家做參考。

我們時間差不多了，一個半小時。今天晚上我們還有一會，晚上一會，我們的《彌陀經》圓滿。《彌陀經》，這一次雖然只有五次、五天，十個小時，十個小時我的講法也是重點的介紹。我沒有講到的地方，或者說得不詳細的地方，諸位參考古今的註解都有，我跟諸位報告的大概都是註解裡面所沒有的，提供給諸位同修做參考。好，謝謝諸位！